

汨汨流出清泉的新闻“深井”

□贺绍俊

劳罕、邢宇皓、卢泽华、常河合著的《山这边，山那边》是一部非常有创意的报告文学作品，该作品详细记述了一条新闻线索在30年间持续发酵并不断产生新闻效应的情景。以劳罕为首的四位作者就是围绕这一新闻线索进行采访、调研的直接参与者。一条新闻线索是如何推动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并让这种推动力持续了30年之久，我们完全能够从这部作品中寻找答案。我虽然是做文学批评的，但凭我的直觉都能感到这部作品所记载的是一个具有极大价值的新闻案例，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经典性的作品。然而我更愿意从文学的角度来谈阅读这部作品的收获。我也并不是要分析它的文学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说句老实话，在我读完这部作品后，我就羞于大谈文学性了，尽管这部作品具有突出的文学性，几位作者在文学语言上的追求令人折服，但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文学批评家们在评价报告文学作品时往往带着一种文学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遮蔽了批评家的眼睛，以致他们只会用文学性的一些陈规去挑剔作品，而忽略了报告文学作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山这边，山那边》把我从文学的优越感中惊醒，我强烈地感觉到，文学应该向新闻学习，作家应该向优秀的新闻记者学习。

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存在着海量的新闻，作家要向新闻记者学习什么？首先要学习新闻记者的敏感性。他们能从海量的新闻事件中发现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对记者有一个误解，以为他们只要做到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就可以了。记者确实是在记录真实，但他们在记录之前有一个发现的过程，发现现实中最新出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新闻记者的敏感性尤其体现在发现上，记者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新闻素材，他必须有发现的眼光，一眼就能发现哪些有价值哪些价值不大。1995年，劳罕作为一名中央大报的记者，听到了一条相邻两个村子在改革致富上有差异的新闻线索时，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藏着的价值。这里面的价值不是随便哪个记者就能发现的。那时候，农村改革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村子通过努力致富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因此并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但是这一次劳罕听到的是相邻两个村子的对比，他就是从这种对比中发现了新闻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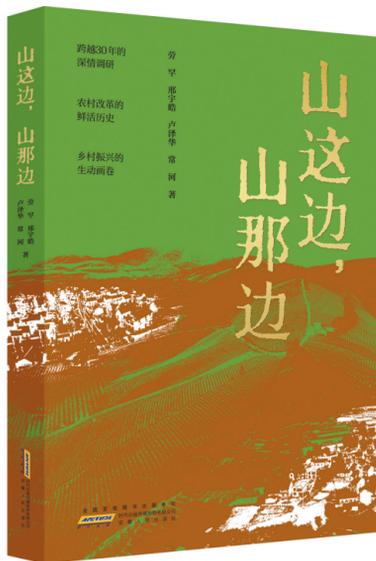
发现的眼光是用思想训练出来的。因此优秀的记者首先就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没有思想的记者顶多是一架照相机，而且还可能是由别人掌控快门的照相机。劳罕就是凭着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趋势的整体认识，和对经济规律的理解，发现了这两个村子不同变化的内在原

因，当年他写出《山这边，山那边……》的新闻报道，不仅真实记录了两个村子的现状，而且敏锐地指出，观念更新已经成为持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写道：观念能够生“金”，绝不为过。后来为什么劳罕又会第二次再去两个村子采访，也与他的思想认识密不可分。他从中国改革所发生的新变化中感觉到了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触及更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在这两个已经处在农村改革前沿的村子里产生什么影响？他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再去采访的。书中的“第四章”是专门写第二次采访的，作者们在这一章的开头就首先对全国农村改革的现状作了一个整体性描述，也许按新闻写作的说法，这是在交代新闻背景。这个新闻背景也就是作者的思想出发点，我们了解了作者的思想出发点，也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接下来所进行的采访以及两个村子为什么会有新的变化。

我们往往只看到记者忙于追踪新闻而去，却没有看到优秀的记者总是有备而去的，这个“备”就是思想之“备”。《山这边，山那边》让我们看到了，一条新闻线索是怎样在记者思想有“备”的状态下得到最充分的开掘。带着思想去采访，特别是带着自己独立思考的思想去采访，接下来的写作就成功了一大半。我觉得，几位记者作家每次去采访都是有备而去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的作家好好学习。

劳罕和后来加入采访写作阵营的几位记者作家在30年来持续不断地对两个村子进行采访报道，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写出新意，从中间又有另一个新的发现：记者也要打一口自己的深井。打一口深井，是小说家的一个说法，小说家还会引用福克纳的话来自勉，福克纳说“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山这边，山那边》让我对记者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首先凭着灵敏的嗅觉，追逐着现实中的新而四处奔走，同时他们也会凭着对价值的准确把握，开掘属于自己的新闻深井。洪家村和下吴村这两个村子就是几位记者作家开掘的一口新闻深井，他们守着这口深井30年，不断地从中开掘出有分量的新闻来。《山这边，山那边》就是这口新闻深井不断汨汨流出的清冽。能不能给自己挖一口新闻深井，还是在于记者的思想。并不是不变的，记者的思想却在跟着时代和现实的变化而变，在变化中不断地深化。从第一次采访的揭示观念更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到第二次采访强调要做农村改革的升级版，要把思路放到转变增长方式、推进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上来。再到第三次采访强调，农村发展既要重视“硬件”，也要重视“软件”——不仅要口袋鼓鼓囊囊，更要脑袋亮堂堂。一

常河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



次又一次的重新采访，思想在不断地递进，新闻在不断地深入，而这种递进和深入又与时代发展的节奏相合拍。2023年的再次采访，其实是在以这口新闻深井印证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同时从这里引出一个新的思考：苏皖合作。为此作者专门写了第七章：两家人成了一家人。在几位作者的笔下，两个村子的合作就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缩影，通过这一缩影，我们看到了中国做强做大的整体趋势。当然，从一开始，劳罕去两个村子采访就没有把思想拘泥在两个村子里，他始终有一个全中国农村的大格局。这也有点类似于毛主席当年所说的解剖麻雀的思想方法。30年的两个村子的报道，也完全应和着农村改革起伏变化。这本书最后把目光投向农村的未来，几位作者以“步子”“样子”和“路子”既凝练又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美好未来，中国的农业正在全面升级，生产方式踏着科技的步子；中国的农村正在全面进步，乡居人家有了精致的样子；中国的农民正在全面发展，千家万户走上了富裕的路子。可以说，这本书始终贯穿着思想的力量。

我称《山这边，山那边》是一部非常有创意的报告文学作品，其创意就在于它不囿于报告文学惯用的文体，而是以新闻性和思想性的相互印证作为叙述的内在逻辑，在新闻场景的具体呈现中完成思想的阐释和辨析，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闻性非虚构。这样的创意难道不值得报告文学作家们认真学习吗？（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5月11日，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安徽人民出版社承办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这边，山那边》研讨会在京举行。该书由劳罕、邢宇皓、卢泽华、常河共同创作，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以近30年的跨时空长镜，深入聚焦苏皖交界的下吴村、洪家村的发展历程，在一山两村的沧桑巨变中，折射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擘画。与会专家认为，《山这边，山那边》是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彰显了作者对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持续探索，为读者理解乡村振兴提供了独特视角。本书不仅是关于一山两村的生动叙事，更是新时代“千里江山图”的动态展现，是中国乡村乃至整个国家发展历程的生动注脚。现刊发研讨会部分发言。

——编者

当我翻开这本由劳罕等人历时近30年精心打造的《山这边，山那边》时，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创作团队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扎根于江苏和安徽两个村子进行田野调查，以30年的时光，探索了中国新时期以来乡村变革的脉络。这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精神，为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树立了典范。本书的后记不仅是对文学工作者的启示，更是新闻工作者田野调查的手记，展现了他们对新闻事业的深厚情感与执着追求。

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勇敢与自省同样令人钦佩。书中对比了江苏的下吴村和安徽的洪家村，虽然各有优长，但书中并没有回避两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自省意识和知行合一的精神，是安徽人民出版社乃至整个安徽文化界的骄傲。

《山这边，山那边》更是一部观念的美丽文本。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主题中，作者巧妙地融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些观念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让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些理念的力量。宣城的美丽景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让这一理念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在书中，我还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安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地，无论是桐城派还是徽派朴学，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描述长三角地区守望相助的精神，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与发扬。

总的来说，《山这边，山那边》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集创作态度、问题意识、观念之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的典范之作。它为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了重要力量。（作者系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

好的观念与美丽的文本

□李晓东

山两边演绎的精彩中国故事

□李朝全

《山这边，山那边》这部报告文学是一部兼具文学性、思想性和时政性的乡村调研报告。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与新闻记者的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技能。这部作品就是对调查研究传统的优秀传承，与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关于乡土中国、乡村经济的深刻洞察，以及与老一辈政治家调查研究的历史传统相契合。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提出的“深、实、细、准、效”五字调查研究要求，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精准地捕捉了乡村发展的细微变化，使作品充满了实效性和现实意义。

这部作品回溯两个村庄在农村改革中的艰辛探索、市场经济里的摸爬前行，刻画了其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下的创新蝶变，所写的是中国乡村的变革史，也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这本书揭示了中国乡村变革的内在动力——那种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内驱力。同时，也展现了新闻报道等外在力量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

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中国乡村发展史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文艺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传统的充分弘扬。它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的精髓，通过敏锐的新闻视角和独特的题材选择，深入到了村庄的肌理之中。作者以驻村式的写作方式，捕捉了乡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真实感和生动性。同时，新闻记者特有的精炼文字、节制叙事的特点，也使得这部作品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山这边，山那边》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其对人物和故事的深入挖掘，塑造了一系列立体、完整的人物形象。这些人不仅是乡村发展的见证者，更是推动者。他们的命运与乡村的变迁紧密相连，他们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冲突性，一波三折，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如在描述下吴村与洪家村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和相互间的竞争态势。下吴村在初期通过率先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温饱，但随后因安徽人特有的自省精神，意识到“小富即安”的局限性。下吴村被洪家村超越后，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省范围内的广泛讨论，进而促使下吴村进行思想解放，并随后大力发展养殖业。此后，两个村庄均展现出强烈的竞争态势，你追我赶，竞相发展。洪家村在初期凭借水产养殖取得领先，但随后因市场变化导致效益下滑，面临诸多困难。然而，他们并未放弃，而是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最终转向了种植茶叶，并进一步扩展到民宿和休闲产业，实现了新的发展。这种对两个村庄发展历程的描绘，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也使其更具可读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置身于一场激烈的赛马比赛之中，感受着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和转折。

写作团队在创作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乡村发展变革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具备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他们不仅具备新闻记者的敏锐洞察，更有着广阔的胸怀，这一点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述，他们虽然聚焦于两个普通的村子，但这两个村子被视为窥探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果将整个中国乡村比作一双眼睛，那么这中间的山就像眼镜的架子，通过这副“高度眼镜”，他们深入观察了包括西海固、十八洞村、神山村、悬崖村等贫困落后地区乡村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独特性与普遍性。这种整体性的把握使得作品能够提炼出两个村子发展历程的典型性，从而凸显了其思想性和思辨性的特色。作品通过“显微镜”和“放大镜”细致而深入地观察了这两个村子的来龙去脉和发展气象，这些观察不仅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也反映了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和未来发展大局，这种整体性的把握让这个作品的主题更为深刻。

这部作品读后令人深思，它不仅是新闻记者责任担当的体现，也是报告文学作家对社会的深刻担当。（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安徽省宣城市下吴村村景（图片提供：安徽省郎溪县县委宣传部）



江苏省溧阳市洪家村村景（图片提供：江苏省溧阳市委宣传部分）

书写山乡巨变的史诗之作

□李云雷

翻译长篇报告文学《山这边，山那边》，有一种惊喜之感。这部作品不仅是深入生活扎根乡土的典范，更是山乡巨变书写的典范，以及新时代文学写作的典范。在这本书的独特点之处在于它虽然主题宏大，但角度新颖，构思独特，以小见大，将“小”与“大”很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我对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始于1995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山这边，山那边……》一文。从发现现象到写成这篇文章，再到最终成为一本书，每个阶段都是一次飞跃。写这篇报道时，需要敏锐的眼光、独特的思考和新颖的视角，作者在两个不同省份的相邻村庄间发现了他们在发展、观念上的差异，并在对这两个村庄的对比中，发现了思

想解放的力量，这篇文章引起了两个省的重视，反过来促进了两个村庄的发展。而经过近30年的多次采访，这本书已经成为展现我们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直至现在的改革进程的史诗性作品。从最初的报道到如今的成书，可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让我们看到了一山之隔的两个村庄间的竞争、比较，以及最终的融合。同时，也反映了两个省政府扶持政策的融合，以及它们融入长三角的过程。这部作品详尽而典型地描绘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全貌，是一部以独特视角写出了改革开放宏伟进程的著作，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鲁迅先生曾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部作品正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题材，并通过近30年的深入

挖掘，呈现出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全景，虽然它写的只是两个村庄，但在其背后，则是两个县、两个市、两个省，以及我们中国的整体改革进程。改革的动力，以及思想解放的力量，在这本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作者在这两个村庄的书写中写出了“中国故事”。如果有外国人想要了解新时期、新时代的中国，这本书可以说是值得推荐的优秀著作之一。它不仅为报告文学树立了典范，也为新时代文学，特别是山乡巨变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如何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捕捉社会现象，如何以思想家的眼光“小中见大”，以及如何以艺术家的独特构思布局谋篇，最终成就书写山乡巨变的史诗之作。（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